

可凡倾听 不深不浅





可凡倾听 | 不深不浅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可凡倾听. 不深不浅/《可凡倾听》栏目组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10687 - 1

I. ①可… II. ①可… III. ①名人—访谈录—世界—
现代 IV. ①K8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5578 号

责任编辑 崔美明

特约编辑 施中宪

封面设计 陈楠

封面字画 曹天维

可 凡 倾 听

——不深不浅

《可凡倾听》栏目组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429,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687 - 1/G · 1515

定价 48.00 元

海派先生——曹可凡

程乃珊

曹可凡，正如他的名字，长相既不俊也不酷。一只面孔胖乎乎福笃笃，总是面带三分笑，所谓“和气生财”，老小通吃。他的笑容不是空泛的、和稀泥的，而是充满了智慧。真诚的有内容的微笑应该先从眼睛开始，然后再用嘴巴去完成。曹可凡最大的魅力，就是拥有这样的微笑。无论是《可凡倾听》，还是他主持的其他节目，他的微笑绝不是“嘿嘿，今天天气哈哈……”，他微笑时眼睛稍带几分狡黠，线条分明的双唇，含着一串欲言又止的“……”，憨厚的笑容中，闪烁着智慧，充满着幽默感。这样的微笑，是观众最喜欢的，因为观众最讨厌主持人把自己当低能儿或当猴子耍。曹可凡的荧屏形象绝对是亲民的，但不草根，是写字间先生式（白领）的，但不开口小资、闭口品位。他的一口略带苏州口音的上海话，十分标准十分老派，很容易唤起观众绵绵的记忆；他一口流利漂亮的英文，很让观众折服，观众不是外国语学院教授，他们根本不在乎节目主持人的英文是牛津音还是像嘴里含着一只咸橄榄的美国音，而更在乎他们带给观众的亲切感。曹可凡的英文恰恰最让人联想起西风渐进的百年上海城市变迁的一道折光。我想，这就是他能深获广大观众热爱的原因。

曹可凡属于老派的（traditional），但绝不老式（out）；他属海派的，但自有一道坚定不移的底线。这恰巧就是真正上海先生的特点。百年风云，云卷云舒，上海的城市文化不是一天打造出来的。为了生存，上海男人在时代的洪流里沉浮颠簸，渐渐打磨出一套顺应大都会游戏规则的应变能力，从而形成很独特的上海先生的特点。

说曹可凡海派，不只因为他是上海籍。海派，不一定等于上海籍。上海只是一种

地域概念，海派却是一种以上海为基调，容纳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界定，就像赵丹是山东人，金焰是韩国人，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两位身上的海派神韵。曹可凡出生在1949年以后的上海，相信他的浓厚的海派气息，除了部分来自家庭（他父亲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更来自他对上海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表面看，他笃悠悠、轻轻松松，实际上他总在暗下功夫，这正是经典上海先生的个性，棱角已被生活打磨得溜光滴滑，不露锋芒、不张扬，却认认真真地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现今提倡和谐社会，“和谐”本身就是海派的精髓，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海派就是令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和谐，绝不是和稀泥，也不是烂糊三鲜汤一锅端。真正的和谐，必须要有一个扎实的强大之“本”，才有吸纳各种不同流派的立场和能量，却又不会改变“本”之质，否则就不叫和谐，而是如破产公司被兼并了，连“本”都失去了。在众多俊男美女大汇集的圈子里，曹可凡能独成一家，且是无可取代，归根他老派又不老式、海派又不失底线的主持风格。

尽管置身在娱乐圈，但曹可凡十分学者化，更可贵的是他从来不把自己高高置于观众之上，但也绝不刻意迎合讨好观众，而是不露声色地将观众导向更高雅境界。

貌似老派的曹可凡其实十分时尚，他对时尚的理解，不刻意、不在意，而是自然地流露出了很好的品味。那天，他上我家，一身旧塌塌的英国名牌风衣，颈上随便搭着一条颜色黯淡的（那种颜色新的看上去也像旧的）羊毛围巾，配着他一口略带苏州口音的老派上海话，貌似十分三十年代，但他整个谈吐思维完全是摩登现代的。须知这些英国名牌风衣就是必须要穿得旧塌塌、风尘仆仆、漫不经心才现出气派，很有《北非谍影》中亨佛莱·鲍嘉的神韵。只有那些盲目的名牌追求者，不惜花几个月工资，求得一件英国名牌风衣，小心翼翼地赤刮辣新地上身，连褶皱都不敢起，那才叫寿头寿脑。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如今的城市地域特色好像已经越来越淡化了。有人觉得是文明的进步，笔者却觉得有点淡淡的失落。喜欢《可凡倾听》，就是因为曹可凡的主持风格都有意无意的带有浓郁的海派神韵和时代特点，内里显示出一份薪火相传的坚持。

倾听的艺术

卢 燕

细算起,我和可凡已有近二十年的交情了,那时的他还是翩翩少年,刚刚在电视台实习,而我则受邀参加第四届白玉兰戏剧奖的颁奖盛会,同时参加上海电视台《戏剧大舞台》节目的录制。车子行近电视台大门时,只见一位青年已然肃立在门前恭候。他亲切地上前欢迎我和当时为我操琴的故友程之先生。记忆中的他,清瘦俊秀,彬彬有礼。和他交谈中得知,他竟然是个医学专业的高材生,因为兴趣选择了电视这个行当,不禁有惺惺相惜之感。因为我当年所学的也非演艺专科,而是财务管理,最后因为兴趣走上了从艺的道路。更没想到的是,若干年后,我们还成了校友,因为2005年我的母校交通大学和可凡的母校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成立了新的上海交通大学,同为“校友”的身份,也让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层。

想想时间过得真快,二十年光景如白驹过隙。岁月留给我的印记是满头华发,留给可凡的是发福体态,留给我们彼此的是跨越年龄鸿沟的“忘年之交”。

这些年来,我常常在洛杉矶和上海两地奔走,受邀参加各种演艺活动,自然也就经常有机会见到可凡,同为爱好京剧的票友,我们虽未同台演出过,但在《非常有戏》的录制中,他担任主持,我担任评委,也算是合作了一回。而这些年来我是看着他从一个清瘦的少年一步步地成长,愈发的成熟、稳重。与此同时,他制作和主持节目的功力日益深厚,《可凡倾听》正是他众多作品中的杰出代表。

特别喜欢《可凡倾听》这档节目的名字,因为倾听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一种修养。我曾读过歌德的诗篇,他有一句名言:对别人述说自己,这是一种天性;认真对待别人向你叙说他自己的事,这是一种教养。

我曾两次做客《可凡倾听》，真实地感受到可凡的访谈魅力和这档节目的精髓。栏目的愿景非常明晰——期望在一片喧嚣中，倾听人内心的安宁。可凡正是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仿佛一个老友和你畅叙情谊，而他的角色更是一个启发者和一个倾听者。作为启发者，他有缜密的逻辑和敏锐的思辨，把握好他想引导的主题；作为倾听者，他的回应更像春风化雨，引发嘉宾足够的情感共鸣。身为嘉宾，能够短暂的忘却镁光灯下的聚焦，而进入一场心灵的表达与对话，这种感觉是美好而难忘的。

而今，《可凡倾听》制作播出也将近十年。对于一个文化类的节目，有如此绚烂的生命力，不得不让人为之击节称赞。而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需要有人去倾听内心的声音，让心灵的安宁影响并传递给更多的人群。

我企盼《可凡倾听》就这样温暖地延续着，如一豆灯火的慰藉，照亮每一个生命、每一段旅程。

于康乐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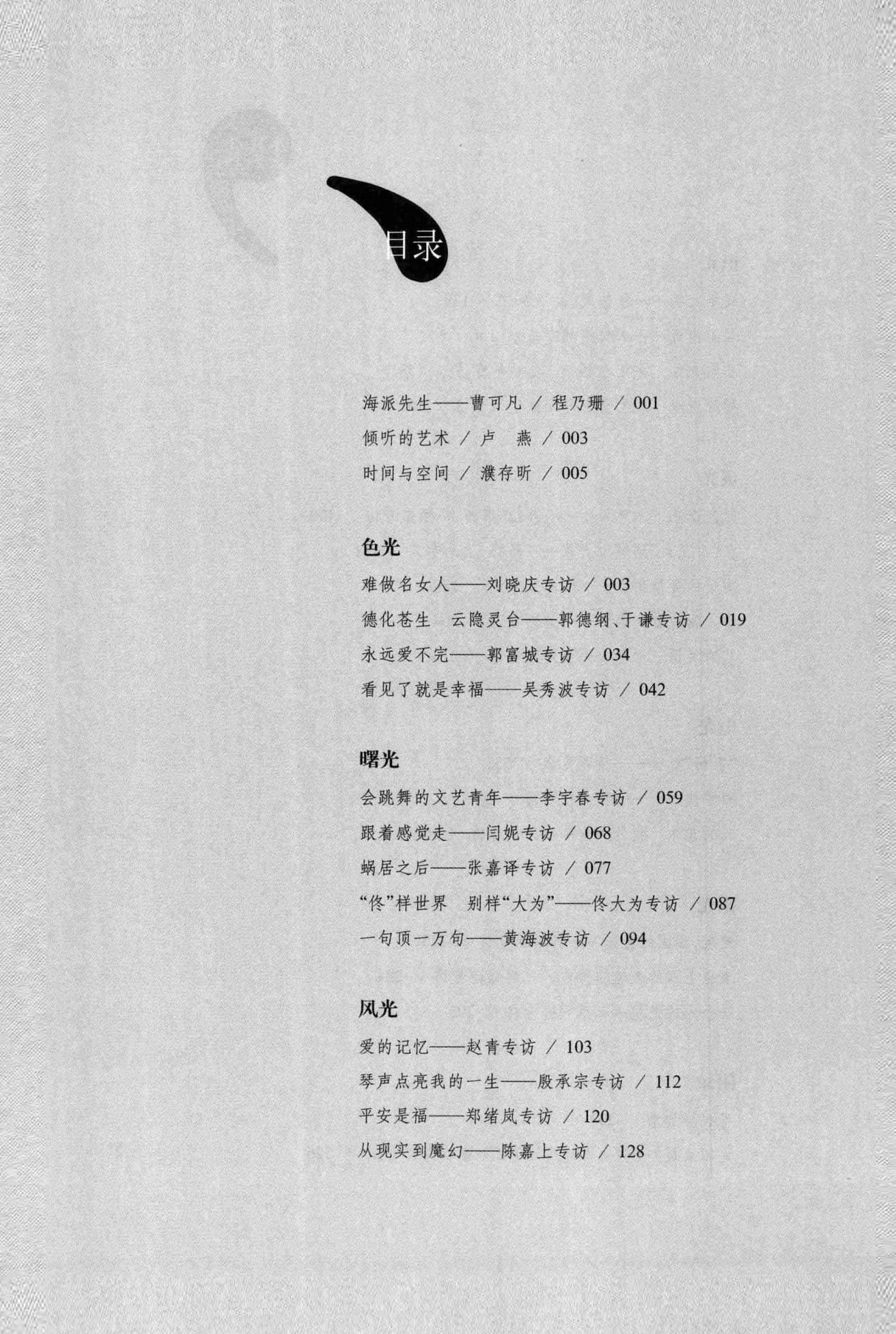
时间与空间

濮存昕

人生面对两件事：时间和空间。时间简单的说就是生命有多长，用多少时间干多少事儿。空间的概念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有多大。古人说：“破万卷、行千里”就是这理儿。在个人修行上，我们都想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成为有智慧的人。

可凡是观众电视机前的朋友，他以亲和聚来许多名人大家，以智慧引得他们海阔天空说出自己的人生，引得观众锁定频道，看得高兴了，便有如自己行了千里、破了万卷，汲大家之所长，洞世事之所渊，用被访者的生命体验丰富了自己的人生感悟。

可凡每年都将节目整理出书，让我们每阅如重播，影像留下了，妙理记住了，屋没出，天涯咫尺，真是大好事。祝贺《可凡倾听——不深不浅》出版，以期分享。



目录

海派先生——曹可凡 / 程乃珊 / 001

倾听的艺术 / 卢 燕 / 003

时间与空间 / 濮存昕 / 005

色光

难做名女人——刘晓庆专访 / 003

德化苍生 云隐灵台——郭德纲、于谦专访 / 019

永远爱不完——郭富城专访 / 034

看见了就是幸福——吴秀波专访 / 042

曙光

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李宇春专访 / 059

跟着感觉走——闫妮专访 / 068

蜗居之后——张嘉译专访 / 077

“佟”样世界 别样“大为”——佟大为专访 / 087

一句顶一万句——黄海波专访 / 094

风光

爱的记忆——赵青专访 / 103

琴声点亮我的一生——殷承宗专访 / 112

平安是福——郑绪岚专访 / 120

从现实到魔幻——陈嘉上专访 / 128

目录

恒光

- 战争之花——张艺谋、贝尔专访 / 139
- 天王传奇——木村拓哉专访 / 146
- 亦刚亦柔 亦正亦邪——任达华专访 / 153
- 顺流逆流 人生常态——徐小凤专访 / 161

灵光

- 时尚女王 本色人生——莎拉·杰西卡·帕克专访 / 173
- 从“小正太”到魅力大叔——马特·狄龙专访 / 181
- 陶子的爱情讲堂——陶晶莹专访 / 189
- 小人物成就大电影——黄渤专访 / 204
- 欢声笑语三十年——王汝刚专访 / 213

电光

- “曹杨”对谈——杨澜专访 / 235
- 痛并快乐着——白岩松专访 / 251
- 我的艺术 我的人生——朱军专访 / 260

阳光

- 建筑,凝固的音乐——贝聿铭专访 / 275
- 来自上海的敦煌守望者——樊锦诗专访 / 284
- 一个人的抵抗——蔡明亮专访 / 293

附录

- 寻找毕加索 / 303
- 龙图大展——《可凡倾听》2012年春节特别节目 / 326

.....色光



色 光

.....

难做名女人——刘晓庆专访

从2010年夏天开始,年过半百的刘晓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回到了观众面前,她带来了大型史诗景观剧《阿房宫赋》。在这部实景舞台剧中,她饰演了阿房女、武则天、杨玉环等多位历史上的名女人



刘晓庆

曹：这次在西安做大型实景演出《阿房宫赋》，你怎么会想到要投入这么多精力和物力，来做这样一个作品？

刘：刚开始西安方面给我的经纪人打电话，就说想签我一年，在一个景点里面演一年的歌舞，当时我们就觉得西安人太牛了，怎么可能呢，真是天方夜谭，我们就一直在笑，根本没当回事。后来我觉得，拍电影、电视啊时间比较长，演过好多代表作，就觉得目前没有什么作品有太大的挑战性，也不是很有激情，所以突然我觉得其实可以尝试些新的东西。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在歌舞方面可以展现一下才华，填补我事业中的一个空白，有了这么突然一想，也就有了后来。

曹：我记得很多年前你跟李翰祥导演合作拍电视连续剧《火烧阿房宫》，可是拍了没几集李导演就去世了。是不是这个当中还是有一点阿房宫情结？

刘：对，因为是李翰祥导演要拍这个戏，才引发我对阿房宫的兴趣和了解。

《阿房宫赋》全剧没有台词，全部由歌舞表演构成。对于剧中的多首歌曲，刘晓庆坚持真唱，拒绝对口型。

而舞蹈表演无疑是最大的挑战，甚至还有一些难度颇高的技巧动作，也需刘晓庆亲自完成。



《火烧阿房宫》海报

刘：我自己都觉得，啊，原来能演成这样，还有很多高难度动作，像杂技一样的，到目前为止，观众反映还是很好。

曹：你觉得做这样的演出，对你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据说你受了很多伤？

刘：对，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做一个专业歌舞演员，所以你刚才一见我就说瘦了。虽然是瘦了，但是作为一个歌舞演员还不够标准，因为歌舞演员要非常瘦，要瘦到像“排骨”，但是我本人又不是一个“排骨”，而且我在舞台上一句话都不说，就是过去的长处是完全得不到表现，因为距离又很远，过去比方说眼神可以表演一下，现在都用不上，你把眼珠子掉在地上人家也看不见，然

后又是不能发挥台词方面的功力，就完全是唱和舞蹈。还有舞蹈的服装都很华丽，完全是巧夺天工，都是全中国现在前十名的服装设计师设计的，特别重，其中有三套衣服，一套是一百多斤重，一套是八十多斤，另外一套是五十多斤，最重的一套那个头饰也特别重，我估计有二十斤，所以我经常说毛戈平他们不以人为本。然后又是经常下雨，我们前段时间演出的时候，基本上百分之八十都在下雨，一下雨，我这个衣服在地上拖，那个裙摆很长，一拖就像墩布一样，像个拖把，把水全部拖上去，更加重，所以那个节目是比较辛苦。这种新生事物，我也没有经历过。

曹：那是不是能够让你就比较安静，因为你以前一直在车轱辘转似地这么拍戏，现在反而有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可以休息的环境？

刘：对，反而可以休息，可以思考很多问题，现在也比较习惯了。因为这是旅游景点的演出，其实旅游景点有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些散客，来了，就是参观阿房宫，他就看这个演出。我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就是哪怕只有三个人，我也会演的。

音乐歌舞剧对刘晓庆来说，似乎多少带有玩票的性质，因为在中国观众心目中，她最经典的身份永远是电影明星。那么，刘晓庆的电影之路是如何开启的，她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又开创了哪些“第一”？1975年，刘晓庆凭借电影处女作《南海长城》首次登上大银幕，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形象令人眼前一亮。1978年，电影《小花》横空出世，刘晓庆

更是随着“翠姑”一角而深入人心。当年青涩的影像,如今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难以磨灭的经典画面。



《小花》剧照

曹：你和陈冲、唐国强拍的《小花》，这在当时是第一部所谓意识流色彩的战争片。那时你跟陈冲、唐国强他们，平时除了拍戏之外，大家还有一些交流吗？

怎么拍戏啊，或者出去玩什么的？

刘：有啊有啊，大家关系都很好，我们到现在关系都非常好。但是事实上那会儿在拍《小花》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一起玩，当时我是同时拍三部电影，《瞧这一家子》，《婚礼》，还有《小花》这三个是在一起拍的。因为《瞧这一家子》我要烫头发，《小花》里面是直的，所以你看到我在《小花》里面好多骑马的镜头都是卷的头发，其实是很不真实的，是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三部戏在一起，当时那个化妆的技巧也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曹：我觉得那个戏里有一个镜头，就是你抬着担架，跪着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你们拍戏的时候真也是这样吗？

刘：对，因为当时我们拍戏都不会玩别的，就比方我拍《神秘的大佛》，都是我自己打的。

在中国电影史上，刘晓庆的名字和许多个“第一”关联在一起。1980年，她主演了新中国的第一部武打片《神秘的大佛》，在其中扮演身世坎坷、武艺高强的女主角梦婕。这部影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虽然不及后来的《少林寺》，但却是中国内地对武侠动作片的最初探索。因为技术和经验的限制，包括刘晓庆在内的第一批武打演员承受了巨大的考验。

刘：当时都没有替身，全是我们自己打，包括我从那个墙上跳下来，大概有三米多高，甚至是五米，下面都没有什么垫子，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恐怖。当时我不是去领百花奖吗，我就是因为拍这个武打戏受伤，一半的脸都是黑的，全部是淤血，就这样去领的奖，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拍武打戏很辛苦。

曹：那你当时接这样一个武打戏，有没有去特别做一些武打的训练？

刘：每一天都在练。葛存壮演沙陀爷，他演一个武功高强的，总之武功不高强的其实要辛苦得多，我们要摔，当时拍他把我打到地上的情节，摔好多遍，结果身上这边全部是黑

的,就淤血,他也快练得心脏病都要发了。

曹:那也是当时第一部武打片,我查了下资料,当时卖了四百个拷贝,如果按照那会儿中国全国的银幕数来说,应该是创造一个吉尼斯的高记录了。

刘:对啊对啊。

曹:四百个拷贝,那个年代。

刘:对,而且看的人非常多,当时大家都觉得挺好看的,可是现在我一·看,我觉得简直是像狗撒尿。

因为在电影《小花》中的出色表现,刘晓庆被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汪洋看中。1980年,她正式从成都军区话剧团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在这座当时中国的电影圣殿里,风华正茂的刘晓庆如鱼得水,很快成为北影厂的“当家花旦”之一。

曹:当时在北影,你跟张金玲,还有李秀明被称为“北影三朵花”,好像当年汪洋厂长对你们特别器重。

刘:我觉得其实“三朵花”主要可能是大家觉得我们是汪洋厂长的心肝宝贝,反正北影厂都说我是汪洋厂长的“心肝儿”。所谓的心肝儿就是,因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有个传统,像好莱坞,就是属于明星制,而且所有的明星,导演的明星、摄影的明星、演员的明星全部在北影。举个例子吧,“四大帅”就是成荫、崔嵬、水华,这些之类的,我都有点分不清了,反正就是这样,特别多的有才华的人。所以在北影我觉得有一种气氛是最好的。当时其实我是一个新人,后来我拍完戏了以后,这个电影就会在北影厂放,只要是他们觉得你演得很好,你到了北影厂那个大·院里,很大,处处都看到笑脸,每一个人都会跟你说,吃饭了吗,啊呀,你今天怎么,就这样。

曹:很温暖的感觉。

刘:很温暖,完全是明星制。尤其这“三花”,更加明星制。所以当时在北影厂就一直被大家宠坏了,一直到现在,虽然我已经很少回北京电影制片厂,他们已经归到电影集团去了,但是比方说,有时候哪个剧组在那里试装,或者谈什么事,有时候还是会去,只要回去一次,全厂都会传,啊呀,刘晓庆今天回来啦,而且北影厂的人看到我都不一样。

曹:那你们一起合作是不是就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刘:对,就只有这一个。

曹:当时这个《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挺好玩,可能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双胞胎”,就是八一厂有一个版,你们北影厂有一个版。

刘：对，所以北影厂汪洋厂长就一定要赢，每个人都想打赢，就等于是把当时全中国最有名的演员，他认为的最有名的人，全部集中在我们这个电影里面。当时我们都已经成名了，成名了以后都忙得很。然后他说是任务，必须演，所以张金玲演三姐，李秀明演四姐，我就演七妹，就这样，就是大家都必须来的。

曹：那当时你们拍的时候有没有暗暗较劲，咱们一定要把八一版的那个比下去？

刘：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曹：八一版那个你看了吗？

刘：没看。作为我们来讲，就是一一定要把自己的角色完成好，我们把自己的角色完成好了以后，那肯定对影片就有贡献，至于跟不跟别的电影较劲，那是汪洋厂长的事，我们都没管，我们也没看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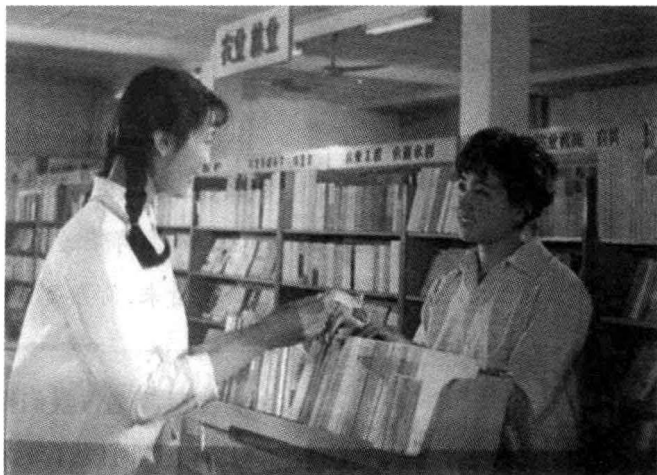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刘晓庆总共拍了二十多部电影，平均每年两部，绝对堪称“高产演员”，甚至有人说，她开启了一个“刘晓庆时代”。1980年，由她参演的三部影片《小花》、《婚礼》和《瞧这一家子》同时入围第三届“百花奖”评选，可谓是风光无限，然而最终的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

曹：《瞧这一家子》，其实这个戏里边你的镜头并不是很多，二十八个镜头，可是让你得了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你当时有没有想到这个戏只有二十八个镜头让你得这个奖？

刘：没想到，根本没想到，我在生气。

曹：生气是因为什么？

刘：因为我当时也是少年得志，就觉得应该是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都是我一个人得的，因为我的票是属于很高的啊。但最佳女主角报了两个，《婚礼》和《小花》，这两个票就分散了，然后就是作为配角的我的票特别多，就得了女配角奖，当时我一直在生气，一点都没有那种



《瞧这一家子》剧照